

## **Processo n.º 613/2025**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Relator: Fong Man Chong

Data: 31 de Julho de 2025

### **ASSUNTOS:**

- In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para conhecer do processo da declaração da insolvência em que nenhuma das partes é residente de Macau

### **SUMÁRIO:**

I – A 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afirma-se perante uma das circunstâncias tipificadas nos artigos 15º a 20º do CPC.

II – O artigo 16º/-m) e o artigo 17º/-c) do CPC são normas especialmente dedicadas à matéria de falência (e da insolvência), como nenhuma das circunstâncias previstas é verificada no caso em apreço, o que determina a in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para conhecer do processo em que é pedida a declaração da insolvência duma pessoa singular que é residente do Interior da China.

III – Quando nenhuma das partes do processo de declaração da insolvência é residente de Macau, nem as obrigações são cumpridas aqui (Macau), e o Requerido foi encontrado aqui em Macau apenas casuisticamente, é de concluir-

se pela in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para conhecer da acção em causa, uma vez que não se verifica nenhum elemento de conexão relevante (*quer subjectiva quer objectiva*) que determine a 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O Relator,

---

Fong Man Chong

## **Processo nº 613/2025**

*(Autos de recurso em matéria cível)*

Data : 31 de Julho de 2025

Recorrente : A

Recorrida : B有限公司

\*

### **Acordam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 **I - RELATÓRIO**

A, Recorrente, devidamente identificado nos autos, discordando d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datada de 10/02/2025, veio, em 18/02/2025, recorrer para este TSI com os funda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197 a 204,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1. 原審法院於2025年02月10日作出判決，裁定：
  - 異議人所爭議之澳門法院無管轄權之抗辯理由不成立；以及
  - 未作傳喚之爭辯成立，宣告本訴訟中作出之所有行為無效，無償還能力聲請狀除

外。

2. 被訴判決沾有審判錯誤/適用法律錯誤，以及因遺漏審理而判決無效的瑕疵。

#### **審判錯誤/適用法律錯誤**

3. 原審法院認為基於《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規定，其具管轄權審理主案，理據主要為：

- 被聲請人之資產位於澳門，屬於構成訴因之事實；
- 針對被聲請人存有兩個在澳門法院進行的執执行程序，亦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1186條第1款所規範之法律事實。

4. 原審法院在認定其具有管轄權方面，是基於《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規定的訴因說(或稱因果關係原則o princípio da causalidade)。

5. 我們認為，《葡萄牙民事訴訟法》第62條b項(對應《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作為訴因之事實或任何組成訴因之事實」，通常針對普通民事訴訟而言，普通民事訴訟依訴因說確定管轄是因「具體的、可歸責於特定義務或侵權之法律事實」，例如合同、不法行為、或具體義務履行之爭議。

6. 非商業企業主的無償還能力程序，《澳門民事訴訟法典》並沒有相關管轄權的特別規則。

7. 比較法上可參照葡萄牙《破產與企業重整法典》(CIRE)和《歐盟破產條例》的規定，可見相關法律規則是以債務人的住所(domicílio)、註冊辦事處(sede)或“主要利益中心地”作為確定法院管轄權基準之原則。

8. 原審法院援引葡萄牙科英布拉上訴法院所作編號562/19.9T8FND.C1之合議庭裁判作為參考，但葡萄牙《破產與企業重整法典》(CIRE)對管轄權方面有其自身的特別規則，葡萄牙法院並非以《葡萄牙民事訴訟法》第62條b項(對應《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確定破產案件的司法管轄權。

9. 破產程序並非針對特定債務事件之爭訟，而是屬於集體清償性質、圍繞債務人「整體無支付能力」之客觀狀態、以債務人財務總體情況作為啟動基礎。

10. 針對被聲請人存有兩個在澳門法院進行的執执行程序推定被聲請人無償還能力，相關規定只是證據方法或證據法則之一種，卻不是破產程序啟動的原因。

11. 破產程序是一個財產變價程序，其訴因並非具體的某一民事法律行為或侵權行為，而是基於：債務人無力以現有資產清償已到期債務。

12. 破產程序的「訴因」非傳統意義下的法律事實構成，而是債務人的財務整體狀況之表現。

13. 本文中，債權人為中國內地設立的法人，債務人之居住地、中國居民身份、經濟

活動之實施地、稅務關係、生活中心等皆集中於中國內地，雙方之間的債關係亦與澳門無關。

14. 「有資產存在於澳門」或者「有執行程序發生於澳門」不等同「訴因之事實澳門作出」。

15. 債務人支付不能或資不抵債作為破產程序之「訴因」，其發生地點應依賴債務人住所、生活中心、整體經濟活動所在地而定。

16. 訴因本身應屬具體、明確之可歸責法律事實，而非整體經濟狀態或程序性狀況，《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不適用於以財務總體狀況為基礎之無償還能力程序。

17. 《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185條第1款規定的宣告債務人無償還能力程序，既不適用《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規定的因果關係原則，而「有資產存在於澳門」或者「有執行程序發生於澳門」也不屬於該項規定所指的訴因。

18. 原審法院錯誤適用《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規定，應廢止被訴判決，並裁定原審法院無管轄權，因此裁定主案程序終止，駁回被上訴人所提宣告債務人無償還能力的聲請。

#### **判決無效**

19. 上訴人於異議書狀中曾提出，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1187條補充適用第1082條a項及第1083條第1款的規定，聲請人**B有限公司**針對被聲請人C提起宣告無償還能力的權利失效，應廢止宣告無償還能力的判決，駁回有關聲請。（詳見異議書狀第59條至第74條之陳述）

20. 原審法院作出被訴判決時，僅審理了上訴人在異議書狀中提出的部分理據：1. 無管轄權抗辯；2. 傳喚無效。

21. 上訴人提出訴權失效屬於延訴抗辯，有關延訴抗辯理由成立將導致駁回**B有限公司**的聲請。

22. 原審法院僅審理了上訴人提出無管轄權之抗辯理由，卻未有對可導致駁回起訴之其他問題（聲請宣告債務人無償還能力的訴權失效）作出審理，患有遺漏審理之瑕疵，構成判決無效之情事。

23. 被訴判決違反《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563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構成《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d項規定因遺漏審理而無效，將案件發回原審法院，以便就上訴

人提出的訴權失效問題作出審理。

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615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現指出取得以下訴訟文書之證明以附入上訴卷宗：

- 編號CV2-23-0003-CFI-D之異議案卷宗：第2頁至第9頁背頁，第15頁至第17頁，第144頁至155頁，第171頁至172頁，第174頁至181頁。

- 編號CV2-23-0003-CFI之無償還能力案卷宗：第2頁至226頁，第267頁至269頁，第280頁至283頁，第297頁，第301頁至304頁，第311頁至315頁，第367頁至376頁背頁。

綜上所述，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

1. 接納本上訴；
2. 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
3. 裁定原審法院錯誤適用《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規定，應廢止被訴判決，並裁定原審法院無管轄權，因此裁定主案程序終止，駁回被上訴人所提宣告債務人無償還能力的聲請；
4. 裁定被訴判決違反《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563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構成《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d項規定因遺漏審理而無效，將案件發回原審法院，以便就上訴人提出的訴權失效問題作出審理；
5. 判處被上訴人承擔本上訴的司法稅及訴訟費用及職業代理費。

\*

B有限公司，Recorrida, com os sinais identificativos nos autos, ofereceu a resposta constante de fls. 210 a 219, tendo formula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 **上訴人錯誤理解「無償還能力程序」之「訴因」**

A. 依照終審法院司法見解，無論上訴人所聲稱的「債權人、債務人之住所、居住地、身份、經濟活動之實施地、稅務關係、生活中心、債關係」內容是否與澳門有關聯，也不妨礙債務人「在澳門或澳門以外之地區購置財產」之權利，亦不能否認「債務人在澳門已擁有財產」之事實，更不能阻礙債權人透過「無償還能力程序」行使「對“債務人名下位於澳門的

財產”進行清算」之權利，以便債權獲清償。

B. 上訴人所聲請的「債權人、債務人之住所、居住地、身份、經濟活動之實施地、稅務關係、生活中心、債關係」不屬於「對債權人透過無償還能力程序主張權利及提出請求」的必需事實。

C. 因此，「債權人、債務人之住所、居住地、身份、經濟活動之實施地、稅務關係、生活中心、債關係」與「無償還能力程序」之「訴因」無關。

D. 上訴人錯誤理解將「債權人、債務人之住所、居住地、身份、經濟活動之實施地、稅務關係、生活中心、債關係」為「無償還能力程序」之「訴因」，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訴請求不應成立。

➤ **「“債務人存有兩個在澳門法院進行的執执行程序”及“債務人存在位於澳門的財產”均構成“無償還能力程序的訴因”之事實」**

E. 上訴人認為 “《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不適用於以財務總體狀況為基礎之無償還能力程序，而「有資產存在於澳門」或者「有執执行程序發生於澳門」也不屬於該項規定所指的訴因，原審法院錯誤適用《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規定。”（《上訴狀》第2至42點、結論部分第2、3至18點）。

F. 然而，「債務人存有兩個在澳門法院進行的執执行程序」是「無償還能力程序」明確規定的「訴因」之一（《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186條1款）。

G. 所以，現根據《民法典》第8條規定，被上訴人從以下方面解釋「債務人存有位於澳門的財產」構成「無償還能力程序的訴因」之事實」。

- **法典中規範了無償還能力程序」之篇章及宗旨**

H. 無償還能力（《民事訴訟法典》第1185條及第1186條規定）被規範在《民事訴訟法典》第五卷特別程序第十二編「財產之清算」中。

I. 依據終審法院司法見解可見，法律章節的題目對解釋法律具有權威性，為解釋「無償還能力程序」提供幫助，由於無償還能力程序被規範在《民事訴訟法典》第十二編「財產之清算」中，由此可得出，無償還能力程序是為了「對位於澳門的財產作清算」而進行的程序。

J. 依據中級法院司法見解內容結合《民事訴訟法典》第1187條規定，無償還能力適

用有關“破產”的規定，其宗旨是「對屬債務人所有的可被扣押財產以及全數債務」作總體的清算。

K. 明顯可見，從「法典中規範無償還能力程序之篇章及宗旨」方面分析，「債務人存有位於澳門的財產」構成「無償還能力程序的訴因」之必需事實及目的。

- **被宣告為無償還能力人後產生財產效力**

L. 從終審法院司法見解可得知，「無償還能力之宣告」對「無償還能力人之財產」產生效力，即對上述財產進行司法扣押的效力，旨在對上述財產的「保存」(亦稱為“穩固”)，及後續的「變賣」。

M. 明顯可見，從「被宣告為無償還能力人後產生財產效力」方面分析，「債務人存有位於澳門的財產」構成「無償還能力程序的訴因」之必需事實及前提」。

- **無償還能力程序之性質及步驟**

N. 按照終審法院司法見解內容，無償還能力程序適用有關「破產」的規定，該程序具「執行債務人名下位於澳門的財產」的性質。

O. 同時，按照終審法院司法見解內容，無償還能力程序以及其所包含的「1. 扣押財產；2. 要求清償債權及確定債權；3. 變賣財產；4. 支付」等處置財產的步驟，亦與「對債務人位於澳門的財產進行清算」存在密切關聯。

P. 明顯可見，從「無償還能力程序之性質及步驟」方面分析，「債務人存有位於澳門的財產」構成「無償還能力程序的訴因」之必需事實」。

Q. 基於上述種種內容，被上訴裁判不存在「錯誤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的情況，因此，上訴人所提出之上訴請求不成立。

- **不存在「遺漏審理」**

- **「提起宣告無償還能力的權利失效」屬於「永久抗辯」**

R. 上訴人早前於《異議狀》第59至74點內容表示「提起宣告無償還能力的權利失效」屬於「永久抗辯」(附案D第6至7頁)，但上訴人其後卻於《上訴狀》第43至50點、及結論部分第19至23點中表示「提起宣告無償還能力的權利失效」屬於「延訴抗辯」。

S. 上訴人對「提起宣告無償還能力的權利失效」之「法律解釋及定性」存在前後矛盾，令被上訴人難以理解上訴人實際欲表達的法律觀點。

T. 事實上，「權利失效作為永久抗辯(《民事訴訟法典》第412條第3款)」(摘取於尊敬的澳門中級法院第328/2019號合議庭裁判)。

U. 換言之，「提起宣告無償還能力的權利失效」是永久抗辯，並非如上訴人所聲稱「提起宣告無償還能力的權利失效」是延訴抗辯，因此，不適用上訴人所援引的《民事訴訟法典》第230條第1款e項、第563條第1款，原審法院的決定也不存在「遺漏審理」的情況。

- **法院不能依職權審理「權利失效」**

V. 根據終審法院司法見解內容及《民法典》第325條2款及第296條之規定，上述「權利失效」即本案無償還能力程序之訴權擁有者既可以提起或不提起本案訴訟，亦可以放棄該訴權權利，因此，該訴權是可處分的權利，法院便不能依職權審查該訴權。

W. 法院便不能依職權審查該訴權，故取決於在「重新進行的無償還能力程序」中是否有提出「權利失效」之永久抗辯。

- **重新進行的「無償還能力程序」內尚未提出「權利失效」**

X. 按原審法院裁判可得知，無償還能力程序重新作出傳喚及進行續後程序，而「權利失效」之永久抗辯可在「重新進行的無償還能力程序」中被提出，但現尚未提出「權利失效」，因此，原審法院的決定不存在「遺漏審理」的情況。

- **失效抗辯可留待最終審判時再審理**

Y. 從中級法院司法見解可得知，法院可留待「重新進行的無償還能力程序」的最終審判時，再行審理「權利失效」之永久抗辯，而非在被上訴裁判中審理，亦非在本上訴程序中審理，因此，原審法院的決定不存在「遺漏審理」的情況。

- **因受「重新進行無償還能力程序的決定」影響而變得沒有必要審理「權利失效」**

Z. 依據終審法院司法見解結合《民事訴訟法典》第563條第2款但書之規定，本案「無償還能力程序」重新作出傳喚及進行續後程序，尚未知上述「權利失效」之永久抗辯會否在「重新進行的無償還能力程序」中被提出，因此，原審法院沒有必要審理上述「權利失效」之永久抗辯，亦不存在遺漏審理的情況。

AA. 倘上述「權利失效」之永久抗辯沒有在「重新進行的無償還能力程序」中被提出，原審法院亦無須審理上述「權利失效」之永久抗辯。

BB. 僅當上述「權利失效」之永久抗辯在「重新進行的無償還能力程序」中被提出

及審理，且經當事人提出上訴後，上級法院才能審理上述「權利失效」之永久抗辯。

CC. 正如尊敬的澳門中級法院所述「倘有關問題在原審程序中從沒有被提出及審理，且不屬法院可依職權審理的事宜，那則不能成為上訴的理由，否則有違訴訟恆定原則，等同於在上訴程序中接納新的訴因/抗辯。」(摘取於尊敬的中級法院第984/2020號合議庭裁判)。

DD.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因原審法院所作出「重新進行無償還能力程序」的決定而變得沒有必要審理「權利失效」之永久抗辯，原審法院決定不存在「遺漏審理」的情況，上訴人所提出「被訴判決違反《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563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構成《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d項規定因遺漏審理而無效」之請求不應成立。

\*

Corridos os vistos legais, cumpre analisar e decidir.

\* \* \*

## **II - PRESSUPOSTOS PROCESSUAIS**

Este Tribunal é o competente em razão da nacionalidade, matéria e hierarquia.

O processo é o próprio e não há nulidades.

As partes gozam de personalidade e capacidade judiciária e são dotadas de legitimidade *“ad causam”*.

Não há excepções ou questões prévias que obstem ao conhecimento do mérito da causa.

\* \* \*

## **III – FACTOS ASSENTES:**

A sentença recorrida deu por assente a seguinte factualidade:

- 被聲請人**C**為內地居民，其為人所知的居所地處於中國。
- 被聲請人最後一次身處澳門境內發生在2014年（見主案卷宗第311頁至第315頁之出入境紀錄）。
- 聲請人**B有限公司**為中國內地成立的公司。

- 於2021年11月3日，被異議人針對被聲請人向中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執行金額為人民幣175,358,369.90元。

- 由於未能發現被聲請人在中國內地有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產，被異議人於2022年2月25日向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終結執行程序的申請並經准許。

- 被聲請人曾為編號：CV3-19-0031-CES卷宗之被執行人，請求執行人為**A**，涉及的債權金額為13,473,103.00澳門元及利息（見主案卷宗第270頁至第277頁）。

- 被聲請人曾為編號：CV4-24-0022-CES卷宗之被執行人，請求執行人為**D**，涉及的債權金額為1,504,034.91澳門元（見主案卷宗第347頁至第363頁背頁）。

- 被聲請人在**E有限公司**（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編號為2XXX3 SO）中持有兩股，票面價值分別為13,500.00及3,500.00澳門元（見卷宗第105頁至第134頁）。

\* \* \*

#### **IV – FUNDAMENTAÇÃO**

Como o recurso tem por objecto a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de 1ª instância, importa ver o que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Este afirmou na sua douta decisão:

債權人**A**（身份資料詳見卷宗），針對法庭於2024年9月11日作出之宣告**C**無償還能力之決定（見主案卷宗第372頁至第376頁背頁）提起本異議，請求法庭廢止前述判決，又或撤銷公示傳喚後之一切行為，重新以請求書對被聲請人**C**作傳喚，詳細的請求內容及有關理由說明見卷宗第2頁至第9頁背頁的聲請狀。

\*

經依法傳喚後，財產清算人及被異議人分別於卷宗第41頁至第43頁及第45頁至第54頁背頁作出答辯，主張及請求法庭裁定有關異議理由全部不成立。

\*

#### **澳門法院之管轄權**

在聲請狀中異議人主張道，由於本案之被聲請人**C**及聲請人**B有限公司**（即被異議人）分別為內地居民及一間在內地成立的法人，而彼等之間的債務關係發生於內地，且被異議人亦曾於內地法院針對被聲請人提起執行程序，可見有關情況並不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15

條至第20條所規定的任一情況，故澳門法院無管轄權審理本無償還能力案。

在應有的尊重下，異議人之上述理據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經聽取雙方當事人羅列的證人及審查載於卷宗的書證，結合主案卷宗第372頁至第376頁背頁之判決內容，法庭認定以下對審理管轄權問題屬重要的事實：

- 被聲請人**C**為內地居民，其為人所知的居所地處於中國。
- 被聲請人最後一次身處澳門境內發生在2014年（見主案卷宗第311頁至第315頁之出入境紀錄）。
- 聲請人**B有限公司**為中國內地成立的公司。
- 於2021年11月3日，被異議人針對被聲請人向中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執行金額為人民幣175,358,369.90元。
- 由於未能發現被聲請人在中國內地有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產，被異議人於2022年2月25日向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終結執行程序的申請並經准許。
- 被聲請人曾為編號：CV3-19-0031-CES卷宗之被執行人，請求執行人為**A**，涉及的債權金額為13,473,103.00澳門元及利息（見主案卷宗第270頁至第277頁）。
- 被聲請人曾為編號：CV4-24-0022-CES卷宗之被執行人，請求執行人為**D**，涉及的債權金額為1,504,034.91澳門元（見主案卷宗第347頁至第363頁背頁）。
- 被聲請人在**E有限公司**（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編號為2XXX3 SO）中持有兩股，票面價值分別為13,500.00及3,500.00澳門元（見卷宗第105頁至第134頁）。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款之規定，作為訴因之事實或任何組成訴因之事實，在澳門作出，澳門法院具管轄權（即critério da causalidade<sup>1</sup>）。

眾所周知，訴因是指訴訟中為解釋及支撐訴求所指出及陳述的具體法律事實。

《民事訴訟法典》第1185條第1款載明：“非為商業企業主之債務人財產內之資產少於負債時，得宣告該債務人處於無償還能力之狀況。”

在充分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我們認為組成無償還能力請求之訴因為某一非商業企業主債務人在某一特定時間段之具體資產及負債狀況。

從比較法的角度，可參考葡萄牙科英布拉上訴法院於2019年12月3日所作編號562/19.9T8FND.C1之合議庭裁判，當中指出：“ (...) a causa de pedir do pedido de declaração de insolvência corresponde, por regra, ao concreto passivo e ativo que exista

---

<sup>1</sup> 見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所著的《Manual de Direito Processo Civil》，Acção Declarativa Comum, 3ª Edição, 2018,第164頁。

*em determinado momento temporal e à impossibilidade de o ativo do devedor lhe permitir cumprir o passivo que nesse momento se encontra vencido.*" (底線為我們所標註)

此外，尊敬的中級法院亦曾於編號1159/2017號合議庭裁判中寫道：“A expressão “quando o activo do seu património seja inferior ao passivo”, utilizada no artº 1185º do CPC, como requisito de cuja verificação depende a declaração de um devedor no estado de insolvência, em si não é um facto material, directamente susceptível de constituir o thema probandum, mas sim um juízo conclusivo que carece de ser sustentado pelos factos materiais concretos.”

因此，為得出被聲請人是否存有資產少於負債之狀況，組成訴因之事實必然為其所擁有之資產及負債。

在本案中，被異議人在提起本無償還能力程序之聲請狀中已羅列了被聲請人C之相關財產狀況，當中第32條明確提及，被聲請人之現有資產為在E有限公司（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編號為2XXX3 SO）的兩股，票面價值分別為MOP13,500.00及MOP3,500.00（見主案卷宗第13頁至第14頁及第269頁），而有關內容亦得以證實。

質言之，被聲請人之資產位於澳門，屬於構成訴因之事實。

另一方面，《民事訴訟法典》第1186條第1款亦規定，當針對債務人至少提起兩個執执行程序，而該等程序正處待決，且在程序中未提出異議時，推定債務人無償還能力。

而被異議人在無償還能力程序之聲請狀中亦主張道，被聲請人同時為卷宗編號CV3-19-0034-CES及CV2-24-0022-CES之被執行人，且於前者中並沒有提出異議（見主案卷宗第9頁及第11頁、第344頁至第346頁），而有關內容亦得以證實。

質言之，針對被聲請人存有兩個在澳門法院進行的執执行程序，此無疑亦構成第1186條第1款所規範之法律事實。

綜上所言，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5條a項之規定，本法庭宣告澳門法院對具有管轄權，裁定異議人之無管轄權延訴抗辯理由不成立。

\*

### **未作傳喚**

異議人於聲請狀中針對主案第319頁所載之公示傳喚行為提出無效之爭辯，主要理由為於作出傳喚之時被聲請人C並非下落不明，故應先透過請求書方式要求內地具權限機關對其作傳喚而非直接作公示傳喚。就此情況，異議人主張應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47條之規

定，視為因未作傳喚而構成程序無效，請求法庭按《民事訴訟法典》第148條至第152條之規定，撤銷公示傳喚後之一切訴訟行為，並透過請求書方式重新向被聲請人作出傳喚。

被異議人則表示反對，主要理據為：請求書之使用非屬強制性；應優先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第6款規定之公示傳喚；請求書與本緊急程序之間具不相容性，以及倘有的欠缺傳喚已透過檢察院之參與獲得補正。

現作出審理如下。

《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規定：

*“一、如被告在澳門以外地方居住，則按適用於澳門之國際協約及屬司法協助領域之協定之規定處理。*

*二、如無規定，則透過郵寄具收件回執之掛號信作傳喚。*

*三、收件回執由被傳喚之人或郵政部門職員簽名，按當地郵政部門規章之規定而定。*

*四、傳喚應視為在下列時間作出：*

*a) 如收件回執載有簽名日期，則視為於該日作出；*

*b) 如收件回執未載有簽名日期，則視為於退回回執之郵局所蓋郵戳之日期作出；*

*c) 如收件回執未載有簽名日期，而退回回執之郵局所蓋郵戳之日期亦不能辨認，則視為於辦事處收到回執之日作出。*

*五、如不可能以郵遞方式作出傳喚或未能成功以該方式作出傳喚，則經聽取原告之意見後，透過請求書作出傳喚。*

*六、如應被傳喚之人下落不明，則作公示傳喚，但須事先查明其在澳門之最後居所，並採取第一百九十條所指之措施。”*

可見立法者就在澳門以外地方居住之被告設立了多樣的傳喚方式及程序，且列明了採用的先後順序，僅當窮盡所有其他傳喚方式卻仍然無法傳喚被告時，方得透過公示方式對其作傳喚。

就此，學者Cândida da Silva Antunes Pires及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sup>2</sup>亦教導：*“這裡再一次規定，適用於澳門之國際協約及屬司法協助領域之協定之規定具有優先性，如無相關協議，則：i.首先，根據本條第3、4款，經必要配合下適用第182及184條所規定的一般制度，透過郵寄具收件回執之掛號信作傳喚；ii.其後，如不可能以郵遞方式作出傳喚或*

<sup>2</sup> 見《澳門民事訴訟法典註譯與評論》，第一冊，鄧志強譯，2019，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第325頁至第326頁。

未能成功以該方式作出傳喚，則經聽取原告之意見後，透過請求書作出傳喚。”

從比較法的角度，可參考葡萄牙里斯本上訴法院於2022年3月10日編號425/14.4T8FNC-B.L1-2之合議庭裁判，當中寫道：“II – Sendo a parte de nacionalidade portuguesa e residente em país estrangeiro, não sendo viável a sua citação através dos serviços consulares, deve ser citada por carta rogatória. III – O uso indevido da citação edital, configura verdadeira falta de citação, sendo equiparado à completa omissão do ato.”<sup>3</sup>（底線為我們所標註）

因此，由於本案之被聲請人為內地居民，且為人所知之居所處於內地，應先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內地司法機關於2001年8月15日簽署<sup>4</sup>的《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達司法文書和調取證據的安排》（以下簡稱《安排》），透過請求書之方式對之作傳喚，當有關措施無果時，方能對其作公示傳喚，**即便本程序具有緊急性亦然。**

在充分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我們認為立法者透過《民事訴訟法典》第180條至第199條之規定，幾乎鉅細無遺及嚴格地規範了傳喚之方式及程序，其理由（*ratio legis*）在於傳喚主要的功能為提供資訊（carácter informativo），質言之，只有透過該訴訟行為，被告、被執行人、被聲請人等，這些處於訴訟或程序“另一端”的主體，才能得悉有關程序的存在，繼而決定是否行使辯論權。而辯論原則，作為澳門民事訴訟體系中的其中一大核心原則，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被違反及侵犯的（但立法者明確排除之情況除外），否則立法者亦不會對欠缺傳喚賦予如此嚴格的法律後果——《民事訴訟法典》第140條a項規定，無傳喚被告導致起訴後在訴訟中作出之所有行為均無效。

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葡萄牙基馬拉斯上訴法院便曾於2012年6月12日所作編號1124/10.1TBGMR-G.G1之合議庭裁判，就破產程序中是否可免除請求書之事宜寫道：“Só em casos de inexistência se deve optar pela carta rogatória, que deve prevalecer sobre a natureza urgente do processo, porque está em causa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material, um dos pilares estruturantes da administração da justiça.”（底線為我們所標

<sup>3</sup> 相同的見解，參考同一法院於2021年9月9日所作編號8692/19.0T8SNT-A.L1-2之合議庭裁判：“III– Não se pode proceder à citação edital de réus residentes no estrangeiro (Brasil), sem se tentar apurar a morada deles no estrangeiro, ou através do consulado (do Brasil em Portugal – sendo um deles brasileiro), ou da embaixada (de Portugal no Brasil – sendo um deles português; ou do Brasil em Portugal quanto ao outro), ou de uma carta rogatória emitida no âmbito da convenção para obtenção de provas (artigos 225/1, 236/1 e 239/4, todos do CPC). IV– Verifica-se a falta de citação dos réus (art. 188/1-c do CPC) se tiverem sido omitidas estas diligências de averiguações.”。前述裁判書中引用的《葡萄牙民法典》第225條、第236條及239條，分別與《澳門民法典》的第180條、第190條及第193條行文相類似。

<sup>4</sup> 後於2020年1月14日作第一次修改。

註)

此外，在解釋法律時，亦得透過系統要素和字面要素以釐定法律的適用範圍（見《民法典》第8條）。

從整個《民事訴訟法典》的條文順序及章節分類可見，第193條是屬於“第二卷——訴訟程序一般規定”中的一項規定，與其他涉及傳喚事宜的條文一樣，應適用於所有訴訟程序，除非立法者明確作出排除。

以保全程序為例，考慮到其特殊性及緊急性，為確保有關措施能確實執行，立法者於《民事訴訟法典》第330條第3款中載明：“如證實向聲請所針對之人本人作傳喚為不可行者，則法官不進行聽取該人陳述之程序，而不須作公示傳喚。”，即公示傳喚之一般規定在此被明確排除。而在無償還能力程序或宣破產程序中，並沒有任何類似的規定，亦沒有寫明在傳喚時可排除請求書之適用（見《民事訴訟法典》第1189條第2款及第1086條第1款關於傳喚之規定）。

另一方面，《關於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達司法文書和調取證據的安排》第15條亦規定：“本安排中的司法文書在內地包括：起訴狀副本、上訴狀副本、反訴狀副本、答辯狀副本、授權委託書、傳票、判決書、調解書、裁定書、支付令、決定書、通知書、證明書、送達回證以及其他司法文書和所附相關文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包括：起訴狀複本、答辯狀複本、反訴狀複本、上訴狀複本、陳述書、申辯書、聲明異議書、反駁書、申請書、撤訴書、認諾書、和解書、財產目錄、財產分割表、和解建議書、債權人協議書、傳喚書、通知書、法官批示、命令狀、法庭許可令狀、判決書、合議庭裁判書、送達證明書以及其他司法文書和所附相關文件。”（底線為我們所標註），當中提及了就和解建議書及債權人協議書之送達，而前述兩種文書均為破產程序中特有之協議/解決方案（見《民事訴訟法典》第1055條，以及第1057條及後續），可見《安排》亦適用於破產程序中。

本文中，法庭曾嘗試按照被異議人提供之內地地址以郵寄方式數次對被聲請人作傳喚，然而均未能成功（見主案卷宗第292頁、第305頁及第306頁），隨後聲請人透過主案卷宗第308頁及第318頁之文件請求以公示方式對被聲請人作傳喚，法庭最終在確定被聲請人已不在澳門後（見主案卷宗第312頁至第315頁），批准了有關聲請（見主案卷宗第319頁）。根據卷宗現有資料顯示，被聲請人為內地居民，且其曾在內地法院應訴，由於未有先透過請求書方式對其作傳喚，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結合第141條c項之規定，屬於未作傳喚之情況。

最後，本法庭認為上述未作傳喚所生之無效亦不能視為已獲補正，原因在於，檢察院雖然曾於2024年9月6日以失蹤人（被聲請人）C之代表身份參與審判聽證，且未有即時就有

關未作傳喚作爭辯（見卷宗第367頁至第371頁背頁），惟《民事訴訟法典》第142條所規定之補正並不適用於前述情況。一如學者Isabel Alexandre 及 José Lebre de Freitas教導：“*A intervenç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em representação do ausente ou incapaz não sana a falta de citação deste.*”<sup>5</sup>，亦即是，僅當被聲請人本人又或當檢察院作為主參與人（即《民事訴訟法典》第140條b項）參與訴訟而未即時提起爭議時，有關未被傳喚之瑕疵才能得以補正<sup>6</sup>。

基於此，由於不當採用公示傳喚屬未作傳喚之情況，宣告本訴訟中作出之所有行為無效，無償還能力聲請狀除外（見《民事訴訟法典》第140條a款結合第141條c項）。

等待聲請人對無償還能力程序之傳喚作適當推動。

\*

綜上所言，現裁定：

- 異議人所爭議之澳門法院無管轄權之抗辯理由不成立；以及
- 未作傳喚之爭辯成立，宣告本訴訟中作出之所有行為無效，無償還能力聲請狀除外。

\*

訴訟費用按勝負比例由雙方承擔。

通知及採取必要措施。

\*

### **Quid Juris?**

A questão principal neste recurso consiste em saber se os tribunais da RAEM têm ou não competência para conhecer do processo da declaração da insolvência do Requerido/devedor (C), que não é residente de Macau, nem a Requerente é (uma sociedade comercial constituída no Interior da China)?

---

<sup>5</sup> 見 Cândida da Silva Antunes Pires 及 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 所著的《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Vol. 1, 4.<sup>a</sup> Edição, Edições Almedina S. A., 第390頁。

<sup>6</sup> 相同的見解，見《澳門民事訴訟法典註譯與評論》，第一冊，鄧志強譯，2019，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第266頁。

Como é do conhecimento geral que mediante diversos critérios o legislador fixa a 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que são disciplinados nos artigos 13º a 29º do CPC.

Em face dos factos considerados assentes pelo Tribunal *a quo*, não se verifica nenhuma circunstância factual concreta que permita fazer apelo nem ao artigo 15º, nem ao 16º do CPC.

Pois, tem de verificar-se alguma das circunstâncias legalmente tipificadas é que se pode afirmar a 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No caso também não se verifica nenhuma situação prevista no artigo 20º do CPC, que manda:

(Competência exclusiva dos tribunais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 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é exclusiva para apreciar:

a) As acções relativas a direitos reais sobre imóveis situados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b) **As acções destinadas a declarar a falência ou a insolvência de pessoas colectivas cuja sede se encontre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Porém, o nº 3 do artigo citado pode fornecer alguns elementos indiciários para nos ajudar a reflectir sobre a questão em análise.

Porque é que se exige que a sede das pessoas colectivas deva localizar-se em Macau? Porque é importante saber onde é o centro principal das

actividades das pessoas em causa, quer singular quer colectiva, é neste local onde se verifica o elemento de conexão mais próxima com o qual as partes podem contar.

Sendo certo que neste processo está em causa uma pessoa singular, ou seja, aplica-se o regime de insolvência. Nesta matéria,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artigo 1187º do CPC, o regime da falência aplica-se, com devidas adaptações, à insolvência.

Assim, perante os factos assentes, é de destacar os seguintes aspectos:

1) – O Requerido não tem residência (muito menos habitual) em Macau, ou seja, não tem uma conexão relevante com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2) – Logo, todos os círculos de relações pessoais e profissionais dele se situam fora de Macau;

3) – Não se verifica nenhuma utilidade prática que ordenamento jurídico tem para intervir neste processo, já que a Requerente também não tem nenhuma conexão com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porque ela é uma sociedade comercial constituída no Interior da China e não exerce nenhum ramo de comércio em Macau. Alguma vez que as Partes contam com a ideia de que os seus actos são regidos pela legislação de Macau e são julgadas por tribunais de Macau? A resposta é obviamente NEGATIVA.

4) - Sendo certo que o artigo 1185º fixa os padrões para declarar a insolvência duma pessoa, mas a sua aplicação pressupõe a resolução duma questão prévia: os tribunais de Macau têm competência para conhecer da acção

em causa, pois o artigo 1185º não é uma norma que atribui a competência aos Tribunais da RAEM.

5) – Pelo que, na ausência dos elementos de conexão relevante com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a RAEM do lado do Requerido (nem do lado da Requerente), é de declarar-se incompetentes os tribunais da RAEM para conhecer da acção para declarar a insolvência do Requerido que não tem residência em Macau (e que é um residente do Interior da China).

**Pelo expendido, concede-se provimento ao recurso interposto, revogando a sentença nos termos acima fixado, declarando-se incompetentes os Tribunais da RAEM para conhecer da acção em causa.**

\*

Síntese conclusiva:

I – A 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afirma-se perante uma das circunstâncias tipificadas nos artigos 15º a 20º do CPC.

II – O artigo 16º/-m) e o artigo 17º/-c) do CPC são normas especialmente dedicadas à matéria de falência (e da insolvência), como nenhuma das circunstâncias previstas é verificada no caso em apreço, o que determina a in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para conhecer do processo em que é pedida a declaração da insolvência duma pessoa singular que é residente do Interior da China.

III – Quando nenhuma das partes do processo de declaração da insolvência é residente de Macau, nem as obrigações são cumpridas aqui (Macau), e o Requerido foi encontrado aqui em Macau apenas casuisticamente, é de concluir-se pela in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para conhecer da acção em causa, uma vez que não se verifica nenhum elemento de conexão

relevante (*quer subjectiva quer objectiva*) que determine a 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da RAEM.

\*

Tudo visto e analisado, resta decidir.

\* \* \*

### **V – DECISÃO**

Em face de todo o que fica exposto e justificado,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2ª Instância **acordam em conceder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revogando-se a sentença recorrida, declarando-se incompetentes os tribunais da RAEM para conhecer da acção da declaração da insolvência, vistos que nenhuma das partes é residente de Macau, e nenhuma delas tem conexão relevante (*quer subjectiva, quer objectiva*) com 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e Macau.

\*

**Custas pela Recorrida/Requerente em ambas as instâncias.**

\*

**Registe e Notifique.**

\*

**Oportunamente baixem-se os autos ao TJB para os fins tidos por convenientes.**

\*

RAEM, 31 de Julho de 2025.

Fong Man Chong  
(Relator)

Seng Ioi Man  
(1º Juiz-Adjunto)

Tam Hio Wa  
(2º Juiz-Adjunto)